

優異獎
作品

新居

藍田聖保祿中學
王滢汶（中六）



我提着大包小包，往陳伯所住的善禮樓的方向走去。天氣很冷，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，冷鋒隨即而來。這種天氣下誰都想躲進棉被裏抱頭大睡，但我卻對這次探訪無比期待。這樣一想，頓時又覺得和暖不少。

按過幾次門鈴後，大門終於打開。老人眯起眼看了我一眼，便眉開眼笑打開鐵閘請我入屋。新屋雖然裝修簡單，只有幾件老舊的家具，但看起來還是舒適明亮。「姑娘你有無帶好嘢俾我食呀？」「當然有啦！」看着陳伯精神奕奕的樣子，很難與大半年前在劏房初時見到他時的模樣想到一塊兒去。

第一次探訪陳伯確實不是甚麼愉快的回憶，還沒真正到他「家」已經聞到一股異味——準確地說，是一整層樓都充

斥着一股難聞的味道。飯味，汗味，老人身上的味道，還有滿屋舊物囤積的味兒，加上天氣炎熱，侷促的劏房有如一個大蒸爐，把所有熱氣通通罩在百呎不足的單位中。天花的石屎有好幾塊已經嚴重剝落，露出裏面的鋼筋。地板亦因無人打理而積上厚厚的塵。

陳伯開門後連正眼都沒有看我，繼續坐在下層床，吃着電飯煲熱過的剩飯，盯着電視機，並不打算理睬我。像陳伯這樣的長者，平日幾乎毫無社交生活，電視機中的聲音就是他們日常唯一的伙伴，每天被身上各種病痛，或是家中的蚊蟲折磨得早早起床，下樓買個菜，商場長凳上坐個半天，回家在暗黃的燈下獨自一人默默地吃着千篇一律的蒸飯，然後早早上床，整夜半睡半醒。面對我一個又一個問題，陳伯一直一言不發，直至我提出要為他清理一下滿屋的雜物時，他才生氣地說：「咪搞我啲嘢！好有用架！」「但清理一下會住得舒服啲喎。」「你唔好咁多事！」我並沒有想過自己的善意會讓他如此不快。

那次之後，我經常探望陳伯，每次都帶上幾盒燒味給他「加餸」，跟陳伯的關係也漸漸變好，幾次閒談下才得悉，原來陳伯已輪候了多年公屋，卻遲遲都沒有消息。靠着每個月的三千元綜援和生果金「吊命」，年過八旬的陳伯只能負擔得起這種連轉身都困難的唐樓劏房。

為了改善陳伯的居住環境，我扭盡六壬，社工信、醫生信、議員信……無所不用其極。終於在七月陳伯獲派到長者單位，有了一個真正的家。新居比起劏房來說好不只百倍，獨立的廚房、浴室，原來堆滿上層床的雜物也有了安放的地方，還有張真正像樣的小飯桌。新刷的牆壁白得發亮，向陽的窗戶透進日光。平日還能到樓下的公園活動活動，下下棋，租金還比劏房低。地方小小，但仍然開揚舒適。

老無所養、老無所依，是晚年最大的辛酸。對獨居長者來說，那小小的蝸居已經是他們的所有。住屋，大概是社會現時唯一能真正給予他們的幫助。老有所居，指的又豈只是頭上遮雨的幾塊瓦片呢？給長者一個真正的家，為的不僅僅是生活質素的提升，更是為了讓他們走出寸金尺土劃下的囚牢，真正有尊嚴地活着。